

明武宗外紀

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

K206/24

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

艮嶽記
明武宗外記
天水冰山錄
鈴山堂書畫記
留青日札
民抄董宦事實
董心葵事記
殭紳誌略
查抄和紳家產清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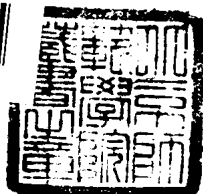
宋張漢
清毛奇齡
明佚名
明文嘉
明田藝衡
明佚名
明佚名
清佚名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81425

881425



本书根据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复印

明 武 宗 外 纪

中国历史研究社编

*

上 海 书 店 印 行

(上海福州路 401 号)

*

上 海 影 印 厂 印 刷

1982年10月 1—18700 (17-15-1) 定价 0.95 元

四版序言

一、本書原名「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」，今改爲「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」，以符合實際內容。

一、本叢書是由前中國歷史研究社編輯，以我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，異族入侵，以及邊將作亂，宮廷政變等內憂外患爲中心；輯錄被歷代「官書」所拚棄的史料，收集民間散藏的有關鈔本；初步的考證稿本真僞，審定其史料價值，並將所得不同版本互相參照校訂，再分段標點，以作史學研究者的參考資料。

一、所輯史料，很多出自當時的官僚地主，幫閒文人的筆記殘稿。他們的立場觀點，站在統治階級一面，對於反抗他們的農民起義，懷着最大的敵意，所以記載事實很多歪曲，恣情誣蔑，極盡詆毀。高明的讀者，只能披沙淘金，汲取有用部份，作爲參考。

一、本叢書初版刊行在十五年前，中間雖再版二次，未作修訂。這次爲求減少錯誤，改正現有訛漏，曾作了全面的校勘刪改；但因能力所限，訛誤之處仍恐不免，還請讀者不吝指

正。

一、一、本叢書每冊包含不同史料多種，爲便利讀者另冊採用，每冊標一書名。

此次對錯字訛漏的校勘，對序言的刪改，全由神州國光社編輯部門單獨進行；如有「以正改誤」或「刪改不妥」的地方，當由我社負其全責。

一九五一、八、十一。

序言

本冊所輯錄之書共九種，就其紀載內容可類別之，艮嶽記，明武宗外紀，是記載帝王荒淫驕奢一類之事。天水冰山錄，鈴山堂書畫記，留青日札節本，殲孫誌略，查抄和珅家產清單，是紀載大臣近侍貪縱盜竊一類之事。民抄童宦事實，是紀載鄉紳橫行不法一類之事。董心葵事記，雖是紀載門客幕僚之招權納賄，而實紀周延儒之奸貪也，仍是天水冰山錄一類之事。

艮嶽記一卷，宋張溥撰。溥字清源，開封人，南渡後僑居婺州，仕至議奉郎。此書取宋徽宗御製艮嶽記及蜀僧祖秀所作華陽宮記，併爲一編。首敘朱勔擾民之事，足審此類記園林花木之篇章，非尋常上林苑囿設置之紀載，實有關內亂外禍歷史，須吾輩提出昭示於人者也。當徽宗染翰作艮嶽記時，躊躇志滿，惟知誇其富麗，幸其廣大；後之讀此記者，亦第賞其文章之美，述物之瑰瑋耳；抑曾念及此艮嶽華陽宮中之一花一木一草一石一禽一獸，取致何所？勞役何人？天下怨苦者何事乎！

考良嶽記所收祖秀華陽宮記，有佚文二則；今據東都事略華陽宮記：「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。」句下有「善致萬鈞之石，百年之本者，朱勔父子也，善理百工之絕藝，辨九州之珍產者，閩人梁思成也。奉人主之嗜好，忽天下之安危者，宰執王黼也。」又「而民廢之矣。」句下有「元老大臣，所爲圖書詩頌名記，人厭之，斧其碑委諸溝中。至華林竹箭，宮室臺榭，尋爲民所薪。同宇宙而長存，獨壽山良嶽，以耳目之眩，蔽堯舜之明，爲王者一尤物耳。昔三代以璧色取禍，秦隋以侈靡致失，自書傳之作，聖賢莫不以斯二者爲先誠也。自我藝祖以上聖之資定區宇，既克孟昶，閱宮中物有寶裝溺器，違命碎之，平劉鋹，廢媚川都，速禁采珠，蓋奢侈者禍之媒孽，創業之君之所諱也。於虜富有天下，美味珍服，莫敢以資其身，雖土階三尺，茅茨不翦，亦知其可也。崇寧之際，恭默求治，是時非無賢能也；而蔡氏先據要途，祖宗之法去民久矣。自是崇大苑囿，結怨敵國，皆出於此，不然，一夫不臣，天下族之，彼敵國安得而內侮之耶？噫！天下之士，聞壽山良嶽者舊矣，孰親觀其興廢，使後世憑何圖記以攷之歟。因括其大略，作華陽宮記。」因併錄以補之，藉見國亡以後，人猶發其餘恨云。

明武宗外記一卷，清毛奇齡撰，奇齡原名珪，字大可，浙江蕭山人，康熙時官檢討，預修明史。其自序此書，謂「仿漢武外記而爲之。」又云：「以觀于同館之爲史者，其爲武宗紀，不忍

斥書人主之過，凡實錄所載諸可鑒事，皆軼而不錄。」則奇齡之撰此書之旨可見，非尋常史家所能及矣。

天水冰山錄一卷，明嚴嵩籍沒之登記簿，蓋查抄時呈報冊子；前有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公牘，後有查理官題名，確實可據也。按南村迂叟嚴言序，謂周君石林，偶得嵩籍沒冊一編，雖刊本，然已殘缺失次，特重錄成帙，爰取篋衍集內吊翁詩「太陽一出冰山頽」句意，題曰「天水冰山錄」云。

鈴山堂書畫記一卷，亦爲記嚴嵩籍沒之書畫，與天水冰山錄所呈報之法帖名畫略有出入，并箋注收藏經過，及物之真贋。撰者爲文休承，休承長洲人，徵明長子，名嘉，據其自跋，謂嘉慶乙丑五月，提學濱涯何公，檄余往閱嚴氏書畫，凡分宜之舊宅，袁州之新宅，省城諸新宅所藏，盡發以觀，歷三閱月始畢，記數目以呈。

留青日札一卷，從勝朝遺事節本輯入，按留青日札原本，有三十九卷，附玉笑零音一卷，共四十卷。著者爲明田藝蘅，藝蘅字子莪，錢塘人，嘉靖時以歲貢官休寧縣訓導，見明史文苑傳，其父汝成傳中，節本所錄，大都爲權奸貪污事件，如劉瑾錢寧江彬嚴嵩諸人之籍沒抄單，皆舊史所不載者；劉瑾等事，與武宗外紀合觀之，可具見彼君臣同惡之蹟。嚴嵩鄒懋卿等事，

則與天水冰山錄，固是一事耳。

殞琿誌略及查抄和琿家產清單各一卷，皆採摭當時嘉慶諭旨，及官書所記者以成書，不著撰者名氏。據梁章鉅歸田瑣記云：『和琿之敗，余適在京師，而尚未登朝，無由悉其罪狀，後二十年入軍機，乃從檔簿中，得其梗概，與外間所傳，頗無歧異。可證此二書所記，皆實錄也。』

董心葵事記一卷，見紀載彙編，不著撰者姓名。記中所述葵爲周延儒門客，得延儒信任，招權納賄，皆與史合。心葵名廷獻，常州武進人，及延儒之敗也，爲雷演祚蔣拱辰所糾參，下獄，至李闖破北京，始得出。闖敗走，心葵乃爲清人所殺。

民抄董宦事實一卷，撰者不著名氏。所記事實，皆董其昌與其子弟居鄉貪縱不法之事。卷首討董檄文一篇，已殘缺，次述民抄事件之緣起，及關於此案之告揭文移公牘，末附筆記兩則。其昌字玄宰，華亭人，萬歷十七年進士，天啓五年官南京禮部尙書，臨年告歸。

目次

序言	編者一
艮嶽記	宋張湜二
明武宗外記	清毛奇齡二
天水冰山錄	明佚名三
鈴山堂書畫記	明文嘉一八三
留青日札	明田藝衡二〇七
民抄董宦事實	明佚名二九
董心葵事記	明佚名二五九
殭神誌略	清佚名二六五
查抄和珅家產清單	清佚名二七

艮

嶽

記

・專

載

徽宗登極之初，皇嗣未廣，有方士言：「京城東北隅，地協堪輿，但形勢稍下，儻少增高之，則皇嗣繁衍矣。」上遂命土培其岡阜，使稍加於舊矣，而果有多男之應。自後海內乂安，朝廷無事，上頗留意苑囿，政和間，遂卽其地，大興工役築山，號壽山艮嶽，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。時有朱勔者，取浙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，號曰『花石綱』，專置應奉局於平江，所費動以億萬計，調民搜巖剔藪，幽隱不置，一花一木，曾經黃封，謹視稍不謹，則加之以罪，斲山罄石，雖江湖不測之淵，力不可致者，百計以出之，至名曰『神運』，舟楫相繼，日夜不絕，廣濟四指揮，盡以充輓士，猶不給。時東南監司郡守，二廣市舶，率有應奉，又有不待旨，但進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者，大率靈壁太湖諸石，二浙奇竹異花，登萊文石，湖湘文竹，四川佳果異木之屬，皆越海度江，鑿城郭而至；後上亦知其擾，稍加禁載，獨許朱勔及蔡攸入貢，竭府庫之積聚，萃天下之伎藝，凡六載而始成，亦呼爲萬歲山，奇花美木，珍禽異獸，莫不畢集，飛樓傑觀，雄偉瑰麗，極於此矣。越十年，金人犯關，大雪盈尺，詔令民任便斫伐爲薪；是日百姓奔往，無慮十萬人，臺榭宮

室，悉皆拆毀，官不能禁也。予頃讀國史及諸傳記，得其始末如此，每恨其他不得而詳，後得徽宗御製記文，及蜀僧祖秀所作華陽宮記讀之，所謂壽山艮嶽者，森然在目也，因各撫其略以備遺忘云。

御製艮嶽記略曰：「於是按圖度地，庀徒湧工，累土積石，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，與泗濱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，最瓌奇特異瑤琨之石，卽姑蘇武林明越之壤，荆楚江湘南粵之野，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，金峨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，不以土地之殊，風氣之異，悉生成長養於雕闌曲檻，而穿石出罅，岡連阜屬，東西相望，前後相續，左山而右水，沿溪而傍隴，連綿而彌滿，吞山懷谷。

其東則高峯峙立，其下植梅以萬數，祿萼承趺，芬芳馥郁，結構山根，號綠萼華堂，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，有屋內方外圓如半月，是名書館，又有八仙館，屋圓如規，又有紫石之巖，所眞之磴，攬秀之軒，龍吟之堂，其南則壽山嵯峨，兩峯並峙，列嶂如屏，瀑布下入雁池，池水清泚漣漪，鳬雁浮泳水面，棲息石間，不可勝計，其上亭曰嘯嘯，北直絳霄樓，閣疊崛起，千疊萬複，不知其幾千里，而方廣兼數十里。

其西則參朮杞菊黃精芎藭，被山彌塢，中號藥寮，又禾麻菽麥黍豆秔秫，築室若農家，故

名西莊，上有亭曰巢雲，高出峯岫，下視羣嶺，若在掌上，自南徂北，行岡脊兩石間，綿亘數里，與東山相望，水出石口，噴薄飛注如獸面，名之曰由龍淵濯龍峽，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，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，青松蔽密，布於前後，號萬松嶺，上下設兩關，出關下平地，有大方沼，中有兩洲，東爲蘆渚，亭曰浮陽，西爲梅渚，亭曰雪浪，沼水西流爲鳳池，東出爲研池，中分二館，東曰流碧，西曰環山，館有閣曰巢鳳，堂曰三秀，以奉九華玉真妃聖像，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廳，復由磴道盤行縈曲，捫石而上，旣而山絕路隔，繼之以木棧，倚石排空，周環曲折，有蜀道之難，躋攀至介，亭此最高於諸山，前列巨石，凡三丈許，號排衙，巧怪巉巖，藤蘿蔓衍，若龍若鳳，不可殫窮，麓雲半山居右，極目蕭森，居左，北俯景龍江，長波遠岸，彌十餘里，其上流注山間，西行潺湲爲漱玉軒，又行石間爲煉丹亭，凝觀圖山亭，下視水際，見高陽酒肆，清斯閣北岸，萬竹蒼翠，蒼鬱仰不見天，有勝雲菴，躡雲臺，消閒館，飛岑亭，無雜花異木，四面皆竹也。

又支流爲山莊，爲回溪，自山蹊石罅，鑄鑿條下平陸，中立而四顧，則巖峽洞穴，亭閣樓觀，喬木茂草，或高或下，或遠或近，一出一入，一榮一彫，四面周匝，徘徊而仰顧，若在重山大壑，深谷幽巖之底，不知京邑空曠，坦蕩而平夷也，又不知郛郭寰會，紛萃而填委也，真天造地設，神謀化力，非人所能爲者，此舉其梗概焉。」

祖秀華陽宮記曰：「政和初，天子命作壽山，艮嶽於禁城之東阪，詔閹人董其役，舟以載石，輿以輦土，驅散軍萬人，築岡阜，高十餘仞。增以太湖靈壁之石，雄拔峭峙，功奪天造，石皆激怒，舐觸若齧，牙角口鼻，首尾爪距，千態萬狀，殫奇盡怪；輔以礪木，纏藤，雜以黃楊，對青竹蔭其上，又隨其幹旋之勢，斬石開徑，憑險則設磴道，飛空則架棧閣，仍於絕頂，增高樹以冠之，搜遠方珍材，盡天下蠹工絕技而經始焉。」

山之上下，致四方珍禽奇獸，動以億計，猶以爲未也；鑿池爲溪澗，疊石爲堤棹，任其石之怪，不加斧鑿，因其餘土，積而爲山，山骨暴露，峯稜如削，飄然有雲姿鶴態，曰飛來峯，高於雉堞，翻若長鯨，腰徑百尺，植梅萬本，曰梅嶺；接其餘岡，種丹杏鴨腳，曰杏岫；又增土疊石，間留隙穴，以栽黃楊，曰黃楊巘；築修岡以植丁香，積石其間，從而設險，曰丁嶂；又得賴石，任其自然，增而成山，以椒蘭雜植於其下，曰椒崖；接水之末，增土爲大陂，從東南側柏枝幹柔密，採之不斷，葉葉爲幢，蓋鸞鶴蛟龍之狀，動以萬數，曰龍栢坡。

循壽山而西，移竹成林，復開小徑至百數步，竹有同本而異幹者，不可紀極，皆四方珍貢，又雜以對青竹，十居八九，曰斑竹麓；又得紫石，滑淨如削，面徑數仞，因而爲山，貼山卓立，山陰置木櫃，絕頂開深池，車駕臨幸，則驅水工登其頂，開閘注水而爲瀑布，曰紫石壁；又名瀑布屏，

從長嶽之麓，琢石爲梯，石皆溫潤淨滑，曰朝真磴；又於洲上植芳木，以海棠冠之，曰海棠川；壽山之西，別治園囿，曰藥寮。

其宮室臺榭，卓然著聞者，曰瓊津殿；絳霄樓，綠萼華堂；築臺高千仞，周覽都城，近若指顧，造碧虛洞天，萬山環之，開三洞爲品字門，以通前後苑，建八角亭於其中央，榱桷窗櫺，皆以瑪瑙石間之；其地琢爲龍礎，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，以備龍舟行幸，東西擷景二園，西則溯舟造景龍門，以幸曲江池亭，復自瀟湘江亭開闢，通幸金波門，北幸擷芳隄外築壘衛之，瀕水蒔絳桃海棠，芙蓉垂楊，略無隙地，又於舊地作野店簾，治農圃，開東西二關，夾懸巖磴，道隘迫，石多峯稜，過者膽戰股栗，凡自苑中登羣峯，所出入者此二關而已。

又爲勝遊六七，曰躍龍澗，漾春陂，桃花關，鴈池，迷真洞；其餘勝跡，不可殫紀。工已落成，上名之曰華陽宮。然華陽大抵衆山環列於其中，得平蕪數十頃，以治園圃，以闢宮門，於西入徑，廣於馳道，左右大石皆林立，僅百餘株，以神運昭功，敷慶萬壽峯，而名之獨神運峯，廣百圍，高六仞，錫爵盤固侯居道之中，束石爲亭，以庇之，高五十尺，御製記文親書，建三丈碑，附於石之東南陬，其餘石，或者羣臣入侍帷幄，正容凜若不可犯，或戰栗若敬天威，或奮然而趨，又若僮僕趨進，其怪狀餘態，娛人者多矣。